

新人

曾克

新文藝出版社

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集子裏一共包括八個短篇。主題完全是反映抗日戰爭中間，太行山根據地各方面對敵鬥爭的情形。頭四篇，是描寫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太行山的羣衆，與敵人進行尖銳、複雜、艱苦的鬥爭。粉碎敵人頻繁的，瘋狂慘酷的掃蕩；建立了鞏固的抗日民主政權；發展了人民武裝，堅持了毛主席的戰略方針的幾個小故事。其中「掩護」這一篇，體現當時鬥爭的尖銳，以及人民羣衆的智慧。中間三篇是戰爭接近勝利和已經勝利後，黨領導羣衆生產勞動的剪影。最後一篇，是通過發生在一個老伙伕和小孩中間的階級的愛，側面描寫了敵後鬥爭的英勇，艱苦。

新 人

著 者	曾 克
出 版 者	新 文 藝 出 版 社
	上海市黨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壹號 (上海南京路八三號)
印 刷 者	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廠
	(上海新開路一七四五號)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書號 (753) [I II 115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 字數 73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4
 1955年 2 月上海第 1 版——第 1 次印刷 1—23100 冊
 定價 3,800 元

編後記

一九四九年十月，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以後，我曾經利用在北京參加另外一個會議的期間，將幾年來在戰爭中間所寫的一些東西，稍加整理。這本集子裏的八個短篇，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這些東西，都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寫成的。文藝座談會上，毛主席給我們文藝工作者指出了明確的方向——爲工農兵服務。我的文學創作，應該說是從這個時候才算真正開始的。

這集子編好後，曾交新華書店總店出版。一年後收回版權。

近來，時常收到一些讀者來信，詢問這本東西的下落。另外，經常接觸的各方面的羣衆，也總愛要我介紹戰爭年月裏的一些故事給他們聽。他們願意從一點一滴的小事上，看到中國革命所歷經的曲折道路，艱苦的途程與勝利的足跡。因此，將這幾篇東西重印一下，讓抗日戰爭中太行山根據地的英勇鬥爭，更長久的留在人民的記憶裏。只是，每篇東西都不夠成熟，爲着能真實的留下學習進程的印跡，這次編輯時沒加修改，希望同志們多予批評。

目次

過年	一
元宵節	二三
掩護	二〇
女射擊手	三九
解放『五〇〇〇瓦發電廠』	五四
新人	七一
織布機的響聲	八八
愛	一〇二

過年

參軍人人爭先

優抗個個有責

——太行民間春聯

太陽照耀得像春天一樣。樹蔭和牆腳下的積雪也都消融了。遍地散發着潮濕的暖氣。山村是和諧而安靜的。

舊曆除夕那一天，離敵人據點杜余溝五里地的×村，鮮紅的春聯使街道增添了新的氣象。趙老漢家的門前，圍了很多，愉快地有說有笑。孩子們蹦蹦跳跳的向趙老漢指手劃腳的唱着。趙老太婆兩手捧着一小盆熱騰騰的漿糊，緊緊的靠在一清早來送春聯的小學教員身邊。她笑咧着嘴，再三的叮嚀：

『可要貼得結實點，不要十天半月就叫風吹掉了。抗戰勝利，我那小子從隊伍上回來，還要他看看村長和你們的好心好意哩。』

『四季平安』的橫幅貼牢在門首上了。爲着滿足老人家誠摯的希望，小學教員特意將小刷巴，使勁的在盆子裏蘸了一下，於是，『三陽開泰，六合同春』，也出現在兩扇大門上。當他伸手再提起『又是一年春草綠』的長幅，向門框上貼的時候，趙老漢花白的鬚鬚一抖，說：

『下面那些，你指點着，我自己來！』

六十多歲的趙老漢，由於自己的耳朵聾，對別人說話的時候，總是聳動着弓駝的脊背，伸着脖子，臉上皺了的肌肉更加抽縮起來，眼睛裏露出了緊張的表情，聲音很粗大。這樣，小學教員便探着身子，將嘴湊近了趙老漢的耳朵，慢慢的說：

『趙大伯，讓我一齊都替你貼好吧。來的時候，村長特別囑咐，貼了抗日門對，不能大意。光貼着四個角就行了，免得有情況時費事，出麻煩。這只是個意思，真正抗日還在實際行動。因爲你老人家特別喜歡這個。村長才叫給你寫下的。』

『不怕，放心貼吧！大家都自願這麼幹。鬼子一出王八窩●，咱們就知道，等不到狗禽的進村，上面這層已經收拾得一乾二淨，等他們走了，再貼上去。根據地家家戶戶都能貼抗

● 太行山羣衆對於日本鬼子的碉堡的恨稱。

日春聯，誰還費心費錢寫那舊的一套呢？可是咱們維持村●的老百姓，處處都想表白出來，自己的心是向着咱們抗日政府的。」

趙老漢興奮的說完，他打開小學教員帶來的一面旗子。這時一個識字的老先生，往前擠了擠，眼睛隨着趙老漢的手，直轉到門首上。這個老先生頭一搖一擺，像誦書一樣唸了起來：

『一鄉之範。』

接着，他翹着大拇指，笑哈哈的對大家說：

『看看有多體面呵！兒子參加了八路軍，家裏日子不但過得好，村長還派人來送旗哩！』

人們的目光，全都集中在趙老漢和趙老太婆的臉上了。小學教員趁着羣衆激動的情緒，把抗日春聯一張一張給大家宣讀，講解。最後，他指着『努力生產，爭取勝利』，更提高了嗓音鼓舞着說：

『大家要向這兩位老人家看齊！』

立刻，羣衆中有人插嘴了：

『老兩口是好嘛！四十頭上才熬了個獨兒子，自動報名參加八路軍，臨走時連滴淚都沒掉！』

趙老漢夫婦，是全村的模範抗屬^①。兒子走了以後，爲着減少公家的優待負擔，老兩口都參加了抗日民主政府所組織的副業生產。趙老漢經常替根據地合作社運輸貨物。趙老太婆享受了政府的優先貸款權，買了五十元的棉花，一天到晚坐在紡花車旁邊。本來在全村十幾戶抗屬裏，他們是勞動力和吃喝最困難的，但由於兩個老人的勤勞和政府及村裏人們的照顧，生活過得比兒子在時還要好。趙老漢還被抗屬選成代表，參加政府的優抗委員會。

抗日春聯一貼完，小學教員把人們又吸引到另外一家抗屬的門前去了。留下趙老漢和他的老婆子，笑瞇瞇的望着自己的大門。

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，手裏提着豬羊肉跑上來，很自然的接過了趙老太婆手裏的盆子。三個人默默的走回家裏去。一踏進大門，趙老漢熱情的抓住來人的胳膊說：

「楊同志，爲什麼又叫區長費心呢？家裏什麼都齊齊全全了！」

楊同志是抗日政府的一個區幹部，被派到×村擔任聯絡工作，自從三九年的冬天，趙老

① 抗日戰爭中間，在敵後游擊根據地，敵人佔領的村莊的一種政權形式。表面上維持敵人，實際上替抗日政府辦事。

② 即抗日軍人家屬。

漢的兒子參軍以後，抗日村長就商得趙老漢的同意，將楊同志當做他的兒子。這樣，敵人清查戶口，沒有發現趙老漢的兒子不見了。兩年以來，楊同志也藉着這個掩護，完成了很多任務。楊同志就住在趙老漢家裏，像真兒子一樣幫他們勞動，敵人派伙派差也是他出頭。這件事情連村裏的小孩都曉得，但他們不會忘記大人告訴的，要怎樣回答敵人。

楊同志笑着說：

『用不着客氣。區長逢年逢節都先想到你們。就是因為忙，不能常來。』

『你告訴他，可不要操心了。家裏堆的東西實在吃不完。從二十三那天起，東家一盤，西家一碗都送來啦，婦救會^①的同志不但把米給推下，連饅都幫助蒸出來了！快回屋弄點熱的吃吃吧！』趙老太婆向屋子裏邊走邊說。

『我是吃過飯來的，家裏還有什麼沒有停當？讓我去做。』

『什麼也用不着你做了。一年把你忙壞啦，過年好好歇歇吧。十幾個民兵們措的柴，一冬天也燒不完。』趙老太婆坐在土炕上。她指着門後面一口大水缸，感激地說：『村長一清早親自給挑滿的！現在就只愁鬼子來擾亂。』

趙老漢瞪了老婆子一眼，說：

『看你這老婆子，過年說這樣不吉利話！』

「什麼吉利不吉利，那些沒有人性的狗東西還管這些。你想想去年大年初一怎樣過的？再不能把東西都給他們準備下了！」

「村長早幾天不是就說過了？今年政府要給大家保證過個好年，你還怕什麼！」趙老漢解釋着。

楊同志安慰他們說：

「八路軍和民兵圍上杜余溝打好幾天了。「偽村長」也配合得很好，給他們搞去了假情報，說四下有好多八路軍，他們年關頭上一定不敢出來。」

趙老太婆高興的說：

「真是好政府呵！什麼事都替老百姓打算好了。」

「大媽，安心過年吧，我到村長那裏去看看，有沒有什麼事。」

楊同志很快到村長家裏去了。

屋子裏沉寂了一會。趙老太婆從梁上解下一個大籃子，把堆放在牆角裏的大南瓜，山藥蛋，乾豆角往裏面收拾。這些東西，都是村子裏的親鄰們在收成前最新鮮的時候送來的。趙

● 卽婦女抗日救國會，是抗戰期間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一種羣衆組織，各區、村都有。

老漢蹲在桌子旁邊長條凳上，抽着旱煙袋，右手裏拿着一張紅紅的硬紙片，用着驕傲的神氣，翻來翻去的看着。突然，他如同想起什麼似的，對老婆子說：

『先不要去摸索那些吃食吧，把前兩年縣長送的拜年片找出來！』

趙老太婆連忙走到炕前，極熟悉的掀起了枕頭。可是，翻遍了全炕也找不到，她焦急的抖索着被褥。

『一定叫你闖下禍！抽屜裏要是沒有，可怎麼好？又不知道丟在哪裏。我貼來貼去都好好的，叫你管一下，就出岔子。』趙老漢又發脾氣了。

最後一句話，提醒了趙老太婆，她的腦子裏湧現出一個清晰的記憶。她立刻撕開穿在自己身上的棉襖衣襟，自言自語的叨囑着：

『記性真壞透了，是上個月鬼子要進村時，慌慌張張從牆上抓下來縫起的麼，就忘了，我知道這寶貝丟不了的。』

趙老漢接到手裏，放在腿上細心的在撫摸，使它們平展一些。將昨天新從縣上送來的那張，一齊端端正正的並排貼在炕頭上。他看了又看，心裏激動得像一鍋沸騰的水，突突直跳。他感慨的自語起來：

『真是朝代換了！過去中舉人得狀元，張燈掛綵，那有咱窮人的份，官府衙門連邊也沾

不上。現在，孩子當個兵，縣長都來拜年了。」

『不講那個，光看看咱們的光景吧，政府把生活給安排得妥妥貼貼的，每月的糧食都是碾得細細的才送來，早幾年少吃沒喝，該吃飯的時候，米還不知到哪去借呢！孩子光着屁股在炕上哭！四季八節誰過它？現在一到時候，粽子、月餅、瓜果都送上門來！』趙老太婆流起眼淚來。

趙老漢的眼睛裏，閃出了希望的光芒。他用着充滿了信心的語調說：

『好日子還在後邊呢！將來把日本鬼子打走了，地方全交給八路軍和新政府來管。那時候，咱們小子也回來了。……』

院子裏響起了一片歌聲：

小兄弟們呀，小姐妹們呀！

我們都是小小兒童團。

攏着手前進，

努力殺敵人！

……………

村兒童團的孩子們，每個人手裏都拿着掃帚簸箕。他們一看見趙老漢從屋子裏出來，就轟隆一聲將他圍起，大聲喊叫：

『趙大爺！我們給你掃院子來了！』

『嗨嗨……』趙老漢喜歡得話都說不上來。

在歌聲中他們開始了工作。每個人紅紅的兩頰上冒着熱氣。

趙老太婆端着一個小簸籬，出屋門就喊：

『歇歇吧！歇歇再掃吧！』

於是，孩子們圍着一堆花生，胡桃，棗子坐下來。

趙老漢坐在一個叫玉娃的孩子旁邊，關心的問：

『你哥哥有信來嗎？』

『有麼，昨天村長才送過來的。說他們打敵人叫咱們好好過年。』玉娃吃了一個棗子，瞪大了眼睛又說：『大爺，差點忘了，我爹叫告訴你，我哥和我趙叔叔在一個連裏。趙叔叔打敵人打的好，得了英雄，連他當民兵時候的事都登報了！』

趙老漢如同看見了兒子的光榮，禁不住的笑着說：

『我那小子是有股猛勁。當民兵的時候，有一次他就救了幾十個民伕！搞了敵

人三四十匹牲口！」

「大爺，把這回事講給我們聽聽吧！」孩子們一致的要求。

趙老漢抽了一口煙，興致很高的開了口：

「前年九月裏，杜余溝敵人大隊人馬黑夜裏「掃蕩」回來，他們的尾巴拖得很遠，裏面是民伏和偽軍。我那小子就帶着三個人在公路旁邊一個山崖子上面隱蔽着。公路和河的那一邊，也佈置了兩個人。敵人的隊伍過去了，等到尾巴嘈嘈雜雜的走到山崖下的時候，他一個人就悄悄的溜下了山崖……」

「他怎麼辦呢？」一個最小的孩子出神的問。

趙老漢笑了：

「不要急麼，聽我給你講，那時，天黑得對面也看不見人。他圪蹴●在高梁地裏，隊伍一走到跟前，他就提着褲子混進去了。看見他的人以爲是自己人去解手。他順手就牽着前邊的一頭牲口，隊伍跟他岔着方向走起來。偽軍有人喊着走錯了路，他也不理。很快，山崖上槍響了，隊伍立刻驚慌了。接着，對河又是一個排子槍，人馬散亂了一河灘。他呼叫着說八

● 圪蹴即蹲的意思。

路軍包圍來了！趁機催民伏逃跑，這樣一下子就截回了三四十匹牲口。」

孩子們拍着手叫了：

『真行！真有種！』

『快長大吧！大了也去打鬼子！』

玉娃跳起來了：

『我一定要跟哥哥去。』

孩子們工作得更加起勁了。他們唱着：

好鐵要打釘，

好男要當兵，

保家鄉殺敵人，

發動游擊戰爭！

當院子打掃好要走的時候，一個孩子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大紅的剪紙，遞給趙老太婆說：

『這是我媽給你貼窗戶的。』

趙老漢和老婆子十分感激的送着孩子們，把剩下的東西，直往他們的懷裏塞。

天傍黑的時候，楊同志愉愉快快的回來了，他一進門就說：

『村裏的老百姓，今天晚上要給隊伍送年禮，村長教我領着去呢！』

『把東西交給我，讓我一個人去吧，我路熟！』趙老漢搶上來說。

趙老太婆慌慌張張的從炕圪塹一個洞洞裏抱出來一個罐子，扯着趙老漢的胳膊說：

『這幾顆雞蛋，幾次都差點沒給鬼子刨去，你可要好好給我捐給戰士們呀！』

全豬全羊和滿口袋的饅頭，包子，裝了兩個馱子，趙老漢終於和楊同志代表全村的老百姓勞軍去了。

趙老太婆度着她生平最興奮的一個除夕，坐在燈下包着餃子，心裏想着很多事。

五更裏，趙老漢和楊同志剛趕回家，村長已經穿着新新的短裝拜年來了。趙老漢誠意的招待這一九四二年春節的第一個客人。……

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寫於延安。發表於延安『解放日報』。